

区域动态（撒哈拉以南非洲）

目录

专题聚焦.....	2
美国对非公共外交：起源与早期发展.....	2
各国动态.....	13
南非.....	13
几内亚.....	13
卢旺达.....	13
刚果（金）.....	14

专题聚焦

美国对非公共外交：起源与早期发展

长期以来，美国对非外交政策始终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前人研究往往着眼于美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官方外交，鲜有文献专门探讨美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公共外交。从相关研究的数量来看，研究美国对非公共外交的文献要比研究中国对非公共外交的文献多了将近50%。然而，鉴于美国在对非公共外交上投入的大量精力与财力，这一失衡的数字背后蕴含着值得挖掘的学术问题。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5年的民意调查显示，非洲地区79%的受访者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相比之下，70%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态度。此外，根据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2016年的民意调查，在36个非洲国家的样本中，有3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发展模式更为理想，而24%的受访者倾向于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非洲公众对美国的正面评价很可能与美国在非洲长期推行的公共外交实践有关。

本文认为，公共外交作为非官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官方外交的补充，在美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史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与此同时，与非洲公共外交（African public diplomacy）一样，对非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 towards Africa）也是具有研究潜力的新兴领域。因此，研究美国对非公共外交，不仅具有学术意义，更有政策价值。下文将从美国各界对公共外交的认知、美国对非公共外交的历史沿革以及发展动因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 美国学界与官方对公共外交的认知

自公共外交概念诞生之初，学界和官方就试图对其进行明确的定义。然而，尽管人们不断提出不同的诠释，却始终没有达成共识。鉴于此，本文将对美国学界与官方的公共外交定义进行梳理和评估，尝试为本研究奠定清晰的理论基调。

1965年，美国学者埃德蒙·古利恩（Edmund Gullion）首次提出了“公共外交”概念，指出“公共外交包含一国政府对舆论的开发、一国利益团体与他国利益团体的互动、外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形成和实施过程所产生的影响，中心是信息与观点的流通”。在他看来，公共外交的主体是政府，客体是公众。汉斯·塔奇（Hans Tuch）则认为古利恩提出的定义“过于宽泛”。他认为“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与外国公众沟通的过程，目的是让外国公众了解本国的思想、理想、制度和文化的，以及国家目标和现行政策”。

在学界之外，美国政府也曾多次为公共外交提出定义。1983年，美国政府在其公布的《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公共外交管理》（*Management of Public Diplomacy Relative to National Security*）中，将公共外交活动概括为“由政府发起，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活动”。由此可见，公共外交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被视为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活动。1987年，美国国务院在《国际关系术语词典》中重新定义了公共外交：“由政府发起的交流项目，通过出版物、

广播、电视和文化交流等手段，来了解和影响他国的舆论，减少他国政府和公众对美国的负面观念，避免引起关系复杂化，提高美国在他国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2000年，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U.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专门对公共外交做了更加系统化的定义，提出“公共外交是通过国际交流、国际信息计划、媒体研究和民意调查等，来了解和影响他国公众的活动，目的是向他国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促进美国与他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减少他国对美国的负面看法。公共外交是美国维护和开发海外利益的重要方式，具有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特点”。

为进一步厘清公共外交的定义，我们需要区分公共外交与其他相近的外交活动，例如“民间外交”是一国公众与另一国公众之间的交流活动，而“公众事务”强调的是一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让本国公众支持其政策和活动的行为，二者与“公共外交”存在本质的区别。

总的来看，本文所研究的公共外交具备以下几点要素：公共外交的实施主体是一国政府，接受客体是他国公众；公共外交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外交的内在基础是国家软实力；公共外交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本文所探讨的美国对非公共外交指的是，美国政府通过媒体宣传、文化交流来了解和影响非洲公众的思想活动，目的是向非洲国家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促进美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减少非洲国家对美国的负面看法。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发展援助在美国开展公共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认为这一方式也属于美国开展对非公共外交的基本手段。具体而言，美国主要通过发展援助、媒体宣传和文化教育三大手段，新闻署、国际开发署、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五大机构开展对非公共外交。下文将以冷战时期为例，展现美国对非公共外交的政策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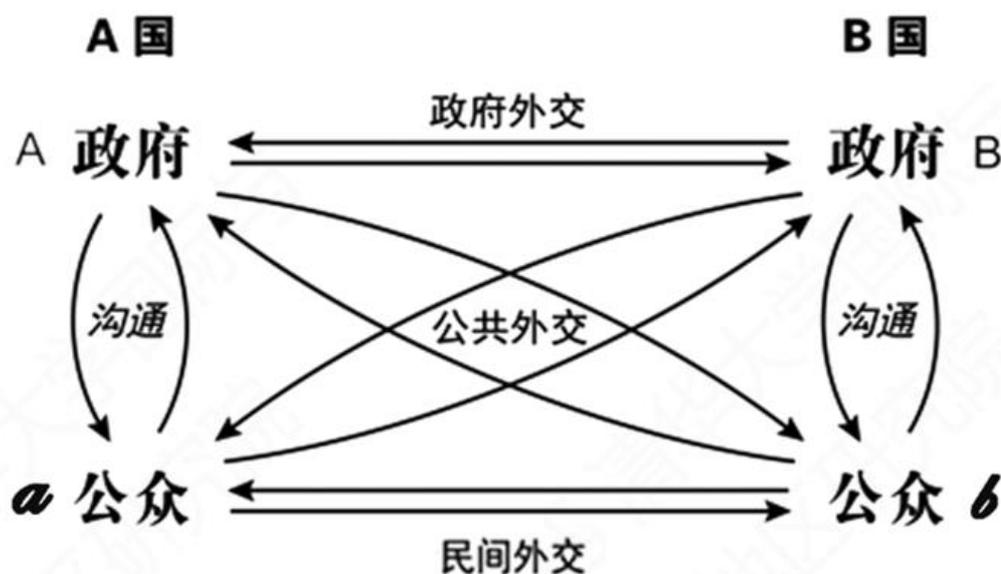


图 1：政府外交、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的关系¹

¹ 赵启正：《公共外交战略》，学习出版社 2014 年版。笔者认为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存在区别，上图在赵启正工作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二、 冷战期间美国对非公共外交的发展历程

二战后，美国政府开始在国家战略层面尝试开展公共外交实践，但对其真正作用并没有具体清晰的认识。冷战爆发后，美国通过国务院，在全球进行公共外交布局。当时，由于美国坚持“欧洲优先”的战略，非洲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处于边缘地位，美国对非公共外交缓慢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非洲国家的纷纷独立，美国加大了对非公共外交的投入，为对非公共外交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越南战争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放缓了对非公共外交的推进速度。20世纪80年代起，美苏争霸进入第三阶段，美国更加积极地在非洲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美国对非公共外交进入活跃期。总体而言，冷战期间美国对非公共外交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杜鲁门到肯尼迪时期（奠基期）、约翰逊到尼克松时期（低谷期）、福特到布什时期（活跃期）。

（一）奠基期

冷战初期，为了遏制苏联在非洲的扩张，美国开始在非洲较为系统地开展公共外交活动。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非洲的战略位置提高，美国加大了对非公共外交的重视力度，其中，发展援助作为其核心手段，为美国在非洲的公共外交建立了初步的基础。

杜鲁门时期（1945-1953），美国在非洲开展公共外交主要是为了服务其“遏制战略”，即遏制苏联在非洲进一步扩张。在这一战略目标下，美国逐步构建起对非公共外交的制度体系。1947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国家安全法》。同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立，负责收集外国政府情报，并参与公共外交活动。1949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 Program），意在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埃及、利比亚、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都在早期成为受援国。在文化教育方面，1946年8月，《富布赖特法案》（Fulbright Program）通过，旨在促进教育和文化的交流，向世界传播美国的价值观。艾森豪威尔时期（1953-1961），美国主张采用更加和平的方式“解放”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公开性的公共外交成为实施“解放战略”的一大工具。这一时期，美国对非公共外交迈向专门化，在对外宣传、发展援助和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1953年8月，美国政府成立了美国新闻署（USIA），负责对外宣传，成为美国开展公共外交的主导机构。此后，美国的公共外交活动由美国新闻署和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ECA）共同负责。在发展援助方面，1959年，美国在非洲实施了“粮食用于和平计划”（Food for Peace）。在当时，美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超过了2亿美元，几乎是1949年的18倍。在文化交流方面，1956年起，美国国务院还开展了“爵士乐外交”（Jazz Diplomacy），任命非洲裔音乐家为“爵士乐大使”。他们在非洲几十个城市演出，不仅从情感上赢得了非洲民众，还传播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完成了“文化外交”的使命。同一时期，艾森豪威尔政府采纳了副总统尼克松的建议，优先与非洲国家建立教育和文化联系，以期赢得民心。此外，美国政府还开启了“外国学生领袖计划”（Foreign Student Leadership Project），加大了扶持外国“青年领袖”的力度。在媒体宣传方面，1959年，“美国之音”在非洲13个国家

成立了24个新闻办事处。肯尼迪时期（1961-1963），美国对非公共外交迎来新发展。除了继承前任政府的援助政策外，1961年9月，肯尼迪总统启动了“和平队”项目，此后共有7.2万美国人在47个非洲国家参与活动。“和平队”成为美国联络非洲国家民众，推动对非公共外交的战略工具，不仅传播了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还改善了美国在受援国的负面形象。同年11月，美国政府出台《1961年对外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61），为美国的对外援助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基础。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随即成立，专门负责管理民间对外援助和发展援助。从此，美国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对外援助制度。在文化教育方面，1961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富布赖特-海斯法案》（Fulbright-Hays Act），以立法的形式授权美国行政机构向国外进行知识输出，它扩大了美国对非交流活动的范围。为了降低“青年领袖项目”的政治敏感性，肯尼迪政府将“外国学生领袖计划”（Foreign Student Leadership Project）改名为“青年计划”（The Youth Program）。1962年4月，“部际青年委员会”（Inter-Agency Youth Committee）成立，美国的“青年领袖项目”从此走向成熟。在继承杜鲁门的“遏制战略”和艾森豪威尔的“解放战略”的基础上，肯尼迪通过“和平队”开展和平演变，实施“和平战略”，发展了对非公共外交的形式与内涵。



图2：1961年非洲裔“爵士乐大使”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在埃及开罗演出

（图片来源：<https://www.nytimes.com/2008/06/29/arts/music/29kapl.html>）

（二）低谷期

20世纪6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对美国的影响持续扩大。美国对外策略呈现出战略收缩特征，其在非洲的公共外交活动显著减少。同时，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逐渐瓦解，美国在

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遭遇挑战，美国不得不减少在非洲的公共外交投入，美国对非公共外交进入低谷。

约翰逊时期（1963–1969），美国对非公共外交面临困境。由于越南战争成为美国政府最优先的事项，约翰逊政府对非洲的重视程度很低。对越南的军事干预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战和“反文化”运动，美国的政治体制遭到质疑。因此，美国政府在实施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减少了对非干预，这直接导致美国更少地介入非洲事务，尤其是缩减了对非洲的发展援助。与此同时，在美国霸权主义压迫和非洲民族主义崛起的双重作用下，坦桑尼亚、几内亚和尼日利亚等国爆发了反对“和平队”的活动。非洲学生运动兴起，纷纷反对美国，“青年领袖项目”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由于个人偏见，约翰逊总统对中央情报局持有负面看法，本该由中央情报局实施的公共外交活动也大幅减少。尼克松时期（1969–1974），美国对非公共外交走向区域化。面对内忧外患的战略困境，尼克松总统上台后决定收缩战略棋盘，特别是减少对边缘地区的资源投入，以便集中力量在重点地区同苏联竞争。尼克松把对非公共外交的资源主要集中在南非，形成了美国对非新战略格局。在发展援助方面，虽然尼克松政府通过国际开发署为乍得和马里等干旱地区提供了食品和紧急援助，但在1973年却把对非援助的金额降低至2.574亿美元，而此前这一数值稳定在4亿美元以上。在文化教育上，美国的“青年领袖项目”遭遇重重困境，1973年，尼克松政府解散了“部际青年委员会”（Inter-Agency Youth Committee），将其部分职能下放给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



图3：1972年“和平队”非洲裔志愿者在肯尼亚基苏木讲授英语

（图片来源：

https://www.jstor.org/stable/pdf/2945109.pdf?refreqid=excelsior%3A600deaa1a03722fbc7c7271839e381fd&ab_segments=&origin=&initiator=&acceptTC=1）

（三）活跃期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与苏联的战略竞争日益激烈。迫于苏联的进攻性态势，福特、卡特、里根和布什政府加强了对非洲国家的重视，公共外交作为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斗争工具再次被提上重要议程，美国对非公共外交进入活跃发展期。

福特时期（1974-1977），美国对非公共外交走出低谷。在发展援助方面，1976年，美国政府通过国际开发署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帮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减缓旱灾影响。在媒体宣传方面，“美国之音”进一步扩大了在非洲的节目内容，以传播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对外政策立场。在文化教育方面，福特政府继续支持“富布赖特计划”，通过增加项目资金，鼓励更多的非洲学生赴美国学习。卡特时期（1977-1981），美国对非公共外交稳中有进。1978年4月，卡特政府把原先负责开展对外公共外交的美国新闻署和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合并，成立美国国际交流署（USICA），旨在解决先前存在的冗余问题。在发展援助上，美国进出口银行（EXIM）也向非洲提供了大量贷款，1977年美国对非洲贷款额约为1.4亿美元，1980年时，这一数值上升到20多亿美元。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在媒体宣传上，美国提出了“人权外交”，强调文化的多样性，承认并鼓励非洲的民族主义。为了在情感上争取非洲人民，任命非裔美国人安德鲁·扬（Andrew Young）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并派其两度访问非洲。在文化教育方面，美国国际交流署明显加强了对文化交流活动，特别是针对潜在“青年领袖”交流活动的投入。1978年，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休伯特·汉弗莱奖学金项目（The Hubert H. Humphrey Fellowship Program）成立，为“富布赖特计划”的进一步加强提供了动力。里根时期（1981-1989）和布什时期（1989-1993），美国对非公共外交快速发展，迎来繁荣发展期。里根上台之初，他就确定要充分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以宣传美国的价值观，推动所谓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与苏联倡导的共产主义路线对抗。1982年8月，里根总统将美国国际交流署的名字改回美国新闻署，专门负责开展对外宣传，加大对非公共外交的力度。在发展援助上，1985年美国对非经济援助达到20世纪的峰值。除了援助的规模有所扩大，援助的领域也不断拓展。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援助不但成为拉拢非洲排挤苏联的途径，而且还成为推动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手段，意图在意识形态上将苏联挤出非洲。在媒体宣传上，里根总统在其上任第一年就就把美国新闻署的预算增加了42%。1983年，美国新闻署还发起了“世界网”项目，在非洲架设了9座信号塔，通过卫星电视节目加大在非洲的宣传力度。随着拨款的增加和设备的更新，美国对外广播的时数也大幅增多。1980年至1984年，美国政府对外广播的时数增加了30%。在文化教育方面，80年代，“富布赖特计划”已扩展到非洲46个国家，参与学者数量增长迅速。



图 4：美国规模最大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富布赖特计划”

（图片来源：<https://us.fulbrightonline.org/>）

三、 美国对非公共外交发展的动因分析

外交策略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始终是国家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外交策略又与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并会受到后者的影响和塑造。因此，由于文化不同，各国在界定利益时存在不同的着重点，因而在追求利益时也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公共外交作为非官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官方外交的补充，它既以国家利益为依归，同时又受到国家文化的深刻影响。简而言之，美国的公共外交是受到文化与利益双重驱动的结果，在文化与利益因素的双重影响下，美国对非公共外交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风格。

从文化上来讲，理想主义是美国对非公共外交变革的动因。理想主义强调对公众的文化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并将人类和平与发展建立在对公众的信任之上，因而更加注重执行过程公开化和面向公众的非官方外交，这一点构成了美国对非公共外交的逻辑基础，也是美国政府开展对非公共外交的文化动因。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所言：“美国的文化和艺术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文化项目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据核心地位。与此同时，“天赋使命观”

（Manifest destiny）是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最集中的体现，这一观念认为美国受上帝委托，担负着推动社会发展和捍卫人类命运的特殊责任与使命。理想主义与“天赋使命观”促使美国领导人推广美国的价值观，积极向外扩张，争当世界领袖。具体而言，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更具理想主义色彩，偏向于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在处理对非关系时，经常强调人权、发展援助和文化交流等具有公共外交属性的手段。虽然共和党在外交政策上更受到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天赋使命观”为其行动纲领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其在与非洲国家展开外交活动时更强调美国的全球责任和领导角色。冷战期间，美国政府认为民主和自由是美国的特性，美国政府需要向全世界推广民主，推动自由。20世纪50年代末，非洲国家纷纷独立，非洲成为美苏争霸的前沿。受理想主义的影响，美国认为自己有义务推动非洲国家走向民主，因此通过发展援助的方式，加大了对非公共外交的投入力度。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受到越南战争的影响，理想主义让步于现实主义，维护国家利益的优先权超越了“天赋使命观”。因此，美国减缓了发展对非公共外交的速度。20世纪80年代起，在“人权外交”和“里根主

义”的影响下，民主和发展被提升到了新高度，美国政府利用公共外交在非洲大力推广西方价值观，把推广美式民主作为其对非政策的一个目标。理想主义是影响美国对非公共外交转变的主要文化动因。在此基础上，美国政府通过发展援助、媒体宣传和文化教育三大手段开展对非公共外交，目的在于从文化上影响非洲国家公众，扩大美国政府与非洲公众的对话，减少非洲公众对美国的负面观念，提高美国在非洲公众中的形象。

从利益上来讲，国家利益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政治现实主义观点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交往中的行动指南和行为准则，任何主权国家在制订和执行外交政策时都必须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对非公共外交作为美国重要的外交方式之一，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传统的外交方式不同，公共外交能够以更加平和的方式了解和影响他国的舆论，减少他国公众对美国的错误观念，提高美国在他国公众中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20世纪50年代末，非洲国家纷纷独立。为了避免非洲国家转向共产主义阵营，美国以发展援助为重点，加大了对非公共外交的投入力度。在美国对非公共外交的奠基期，美国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制定了遏制苏联在非影响力的战略目标。从杜鲁门的“遏制战略”到艾森豪威尔的“解放战略”再到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美国政府推行对非公共外交的出发点始终是维护美国的政治利益。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越南战争的影响，美国把外交的重心放到了亚洲，维护安全利益成为美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首要目的。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损失。面对非洲国家出现的反美运动，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对“和平队”和“青年领袖项目”进行了调整，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在非洲的海外利益。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美国重新评估了其对外外交策略。由于美国需要重建其在非洲的声誉，对非公共外交成为了重建美国形象的有效工具。通过媒体宣传和文化教育，美国试图在非洲建立更积极、友好的关系，同时也为其经济利益在非洲找到更多的机会。在全球传播美国文化的背后，隐藏着促进美国贸易发展的愿望。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苏争霸进入第三阶段，美国的对非公共外交策略进一步加强。公共外交作为一个美国体现软实力的工具，在意识形态、文化和经济上与苏联进行竞争。在现实主义的驱动下，美国在冷战末期开展了密集的公共外交活动，取得了一系列迅速和直接的效果，切实地维护了国家的安全、政治和经济利益。就公共外交的根本目的而言，美国对非公共外交始终都受到现实主义因素的驱动。所以，美国政府通过新闻署、国际开发署、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五大机构开展对非公共外交，根本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结语

冷战期间，美国对非公共外交的策略和重心随着全球和非洲地缘政治的变化而调整，从初步构建，到陷入低谷，再到活跃发展，展现了美国对非公共外交策略的发展脉络。在文化传统与国家利益的双重影响下，美国政府通过发展援助、媒体宣传和文化教育三大手段，利用新闻署、国际开发署、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五大机构开展对非公共外交。具体而言，理想主义驱使美国在非洲推广民主、人权和自由，而现实主义使其着重考虑国家的安全、

政治和经济利益。冷战期间，文化与利益在对非策略中交织作用，体现了文化传统与国家利益的平衡。简而言之，美国对非公共外交就是其政治理想与现实利益交汇的体现。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对非公共外交目前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在发展对非公共外交时，需要逐步完善自身的公共外交法律体系与机制建设。作为参照，历史上，《美国国家安全法》和《富布赖特—海斯法案》等法律框架配合美国新闻署、美国国务院等政府机构，一同为开展公共外交提供法制基础与政治支撑。同时，美国的对非公共外交策略结合了文化传统与国家利益，这是积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中国在开展对非公共外交时，应充分反思美国对非公共外交实践中的不足和缺陷，充分发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尊重非洲本土文化和思想智慧，促进中非双方的文化特性与外交利益的融合，从而推动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这既是中国对非公共外交的优势所在，也是中美对非公共外交路径的根本区别。

资料来源

1. Afrobarometer, “China’s growing presence in Africa wins largely positive popular reviews”, Octobre 24, 2016, https://www.afrobarometer.org/wp-content/uploads/migrated/files/africa-china_relations-3sept20.pdf (accessed Septembre 11, 2023)
2. Cohen, H. J. (2010). A perspective on fifty years of US Africa policy: The Nixon legac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32(4), 209-218.
3. Colman, J. (2010). *Foreign Policy of Lyndon B. Johns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1963-1969*.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4. Cromwell, A. M. (1987). The Fulbright Program in Africa, 1946 to 1986.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91(1), 92-103.
5. Dickson, D. A. (1993).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 Southern and Central Africa: The Kennedy and Johnson Years.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301-315.
6. Leriche, F. (2003). La politique africaine des États-Unis: une mise en perspective. *Afrique contemporaine*, 207(3), 7-23.
7. Lord*, C. (2005). Diplomatie publique et soft power. *Politique américaine*, (3), 61-72.
8. Nakamura, K. H., & Weed, M. C. (2009). *US public diplomacy: Background and current issu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9. NSDD 77, “Management of Public Diplomacy Relative to National Security”, January 14, 1983, <https://irp.fas.org/offdocs/nsdd/nsdd-077.htm> (accessed Septembre 11, 2023)
10. Peace Corps, “The Peace Corps in Africa Promoting world peace and friendship”, July 26, 2010, https://files.peacecorps.gov/multimedia/pdf/about/africa_onesheet_072810.pdf (accessed Septembre 16, 2023)
11. Pew Research Center, “5 charts on America’s (very positive) image in Africa”, July 23, 2015,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15/07/23/5-charts-on-americas-very-positive-image-in-africa/> (accessed Septembre 11, 2023)
12. Schindler, C. E. (2018). The origins of public diplomacy in US statecraft. *Switzerland: Palgrave McMillan*.
13. Snow, N., & Cull, N. J. (Eds.). (2020).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 New York: Routledge.
14. Tuch, H. N. (1990). *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 US public diplomacy oversea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5. U.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 “Consolidation of USIA into the State Department: An Assessment after One Year”, October 2000,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3/Consolidation-of-USIA-into-State-2000.pdf> (accessed September 12, 2023)
16.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int Four: Background and Program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Cooperation Act of 1949)”, July 20, 1949, https://pdf.usaid.gov/pdf_docs/Pcaac280.pdf (accessed September 19, 2023)
1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lack History Month: The Influence of Black Americans on U.S. Public Diplomacy Abroad”, February 16, 2023, <https://www.state.gov/black-history-month-the-influence-of-black-americans-on-u-s-public-diplomacy-abroad/> (accessed September 16, 2023)
1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azz Diplomacy: Then and Now”, April 30, 2021, <https://www.state.gov/dipnote-u-s-department-of-state-official-blog/jazz-diplomacy-then-and-now> (accessed September 21, 2023)
1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87).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rms*.
20. Zimmerman, J. (1995). Beyond double consciousness: black Peace Corps volunteers in Africa, 1961–1971.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2(3), 999-1028.
21. 胡腾蛟. 冷战时期美国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塑造(1947-1961)[D]. 武汉大学, 2013.
22. 梁根成. 美国与非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80 年代后期美国对非洲的政策[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23. 廖宏斌. 文化、利益与美国公共外交[D]. 外交学院, 2005.
24. 宋微. 冷战后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政策研究[D]. 外交学院, 2012.
25. 张杨. 文化冷战: 美国的青年领袖项目: 1947-1989[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各国动态

南非

【经济动态】南非将于11月举办美非贸易峰会

当地时间9月20日，南非和美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南非将在11月2日至4日在约翰内斯堡举办美国-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与经济合作论坛（U.S.-sub-Saharan Africa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Forum）。会议将讨论是否以及如何延长将于2025年到期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此前，美国议员曾呼吁延期举办本轮峰会，理由是南非与俄罗斯确立了密切的军事关系。

——编译自09月21日 *Reuters*

几内亚

【政治动态】几内亚过渡总统称西方民主模式不适合非洲

当地时间9月21日，几内亚过渡总统马马迪·敦布亚（Mamady Doumbouya）在联合国大会宣称西方民主模式在非洲大陆失败了。敦布亚总统表示：“非洲正在遭受着强加给我们的治理模式之苦，这种模式对西方国家来说确实行之有效，因为它们依据自身历史进程设计了这种模式，但这一模式难以适应非洲的现实。”敦布亚总统呼吁与旧的世界秩序决裂，因为“往日的非洲已经一去不复返，不要再对我们说教了！”

——编译自09月21日 *Le Monde*

卢旺达

【文化动态】卢旺达种族灭绝纪念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单

当地时间9月2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把四座卢旺达种族灭绝纪念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们分别位于尼亚马塔（Nyamata）、穆兰比（Murambi）、吉索齐（Gisozi）和比塞塞洛（Bisesero）。卢旺达政府发言人约兰德·马科洛（Yolande Makolo）表示：“此举旨在保留惨痛记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为全球在预防种族灭绝问题上尽一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认为把种族灭绝纪念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能够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编译自09月21日 UNESCO WHC

刚果（金）

【政治动态】齐塞克迪总统要求联合国维和部队迅速撤离本国

当地时间 9 月 20 日，刚果（金）总统费利克斯·齐塞克迪（Félix Tshisekedi）在联合国大会呼吁从今年年底起加速撤出本国境内的联合国维护人员。对于维和部队“未能成功对抗”该国的武装团队一事，他深感遗憾，直言“国家的命运现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要确保国家稳定”。联合国驻刚果（金）稳定特派团拥有近 15000 名维和人员，在当地执行任务长达 25 年。联合国初步确定将于 2024 年底撤出维护人员，但齐塞克迪总统要求要大选前，即 2023 年底完成这项任务。近几个月，刚果（金）爆发了多次反维和部队的示威活动，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人员伤亡。

——编译自 09 月 21 日 *Jeune Afrique*

编译：卜现东

校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组